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二十二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喪大記

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

鄭注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纊今之新緜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嵩燾案既夕記寢東首於北墉下無廢牀之文此云廢牀所以申明東首北墉之旨注遂以爲寢於地者非也玉藻君子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東首則寢必當牖疾病左右持

體東首當牖不便持體故移寢牀北墉下下云始死遷尸於
牀爲將含襲易牀遷尸於牀謂之正尸鄭注正尸者遷尸牖
下南首也既夕記設牀第當牖遷尸卽牀而奠其設牀在牖
牖前始死遷尸子坐於東方夫人坐於西方卽爲哭尸於室
之位此云廢牀者謂廢平時設寢牀之地而退置之北墉下
以憑設含牀襲牀當南牖爲始死遷尸之地也爾雅釋詁廢
舍也郭注舍放置舍此而置之彼曰東首則牀不易鄉曰北
墉下則稍遠墉使可容左右持體所遷者牀也於病者無所
轉側安得爲廢牀而寢之地哉屬纊狀死者彌留僅存之一
息屬者綴繫之意纊者緜微之意屬纊以俟絕氣男女茹痛
而不敢哭惶遽而不敢譁屏息伺覘而不敢暫離其側盡於

此一語中可謂體會微至注以齒縣口鼻爲訓是氣已微又
從而辨之亦忍於其親矣於經文立言之妙似稍失之其云
寢東首爲君來視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義疏辨之已詳疾
病時情事亦安得有此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
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鄭注死者必皆於正處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
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
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
其燕處也熇案既夕記有疾疾者齊春秋莊公三十二年
穀梁傳寢疾居正寢以齊終也士大夫寢皆有內外外寢者

治事之所齊則居之玉藻將適君所宿齊戒居外寢是也天子諸侯謂之路寢春秋惟莊公宣公成公書薨於路寢僖公三十三年薨於小寢文公十八年薨於臺下襄公三十一年薨於楚宮定公十五年薨於高寢穀梁並謂之非正然自始疾居此疾病不能復還春秋謹書之以著正終之義是以凡有疾必居正寢經云內子未命死於下室遷尸於寢未命而不敢當正寢死亦遷焉以此推之天子諸侯死於別室皆遷尸路寢卽所以為正終也注云死者必皆於正處尊者所不燕焉謂路寢適寢尊不燕處惟死則就之似於經旨不合案司馬氏書儀疾病遷居正寢其始疾不能齊宿居外寢及疾革而其子之侍疾者遷焉頗疑其乖禮意而鄭氏此注實有以導之路寢齊疾皆居安得有尊者不燕之文也　玉藻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

從男子內外命婦之爵同是以大夫妻亦稱世婦世婦九嬪女御以下亦稱內子案周禮通謂之內人鄭注內宰寺人鄭與婦功並云內人謂女御亦恐泥大夫之妻各視其夫之爵其妻無所受命天子諸侯之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士皆異寢未命不得專寢故居下室下室寢旁室也死則各就其寢而殯之內子未命而從世婦女御之等與君夫人之路寢自別鄭注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世婦固不得有適寢所云下寢之上未知何屬於禮無徵蓋不知內子之爲內命婦而強據世婦死於適寢之文以意擬合之然則春秋列國之卿未命者多矣其妻之爲內子者將皆居下室以死而不得於正寢耶此禮所必不然矣

婦人復不以稱

鄭注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嵩燾案士昏禮純衣纁袡鄭注袡亦緣也以纁緣其衣敎篇袡衣下禩也釋名禩襈也靑絳爲之緣也盤六冕服無緣而深衣有緣王后之六服亦無緣則純衣纁袡女子之燕服也據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鄭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後云纚笄宵衣質明見於舅姑則所謂嫁服者宵衣也純衣纁袡女在室所服與嫁服無涉鄭注嫁時上服誤凡男女復皆以正服不以燕服婦人復不以袡則士之復不以深衣亦可知矣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孔疏主人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也有聲曰哭嵩燾案說文

嘑號也號痛聲也哭哀聲也近段氏說文注云痛在內哀形於外此嘑與哭之別也疑痛聲哀聲聲自有辨疏意似謂哭有聲而啼無聲段氏因之有內外之分啼固非專痛在內卽哭亦發於其心之哀而非但形外而已說文丂部云氣欲舒出上礙於一是號之爲義張口出聲而氣不得舒是以氣礙而聲急哭者長聲以發其哀嘑者累嘷以申其痛聲重氣竭不能引而長所謂啼者哭聲之尤劇者也疏云嗚咽是反輕於哭矣

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

孔疏士喪禮言眾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在室內東方諸侯以上位尊不宜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

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適繼主人之後士喪禮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經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萬齋案此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即喪禮所謂衆主人在其後也列國卿大夫多兼公族而位近君此爲始死哭臨之禮卿大夫無不入哭者士喪禮獨於婦人下云親者在室明衆主人有爲卿大夫者雖疏亦在室也既殯主人就喪次而後父兄子姓及卿大夫各有常位此之入哭非常位也士喪禮衆婦人戶外北面北面者所以向尸疏謂卿大夫等當在戶外之東方又謂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徒據儀禮親者在室之文疑卿大夫不宜在室遂竝子姓列之戶外又統小功以下之親列之

堂上與衆婦人相錯而又背尸以就戸外之東方亦可謂不達於禮矣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孔疏士之喪大夫來弔不當小斂之時尙爲大夫出若當斂而至則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惟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嵩燾案士喪禮小斂以後始有拜賓送賓之文葢未小斂尸在室主人主婦俠尸不當與賓爲禮故始死赴君主人西階南命赴者有賓則拜之君弔及襚主人拜送升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則特拜之以君命出乃得拜賓自小斂以前皆然經云士之喪

於大夫不當斂則出亦據小斂以後言之所謂斂者大斂也士喪禮有大夫則告既斂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蓋自小斂後拜賓大夫至皆特拜當大斂而大夫至則先以事告卒斂而後降拜也喪禮有弔有襚親者襚在室案士喪禮有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三節庶兄弟大功以下之親屬朋友所常與往反者皆親者之屬也其餘襚者皆在小斂後爲始死主人在室俠尸無接賓之禮小斂出在堂而後接賓凡經所云皆以證明儀禮之義孔疏謂不當斂則出爲既襲後言之大失經旨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鄭注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與之哭旣拜之卽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嚮案問喪親始死徒跣扱上衽交手哭知此主人之出正承上未小斂言之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大夫於君命與士同經云降自西階承上主人之出爲文君於寄公國賓大夫於君命皆降迎案士喪禮始死主人升降自西階旣殯自阼階故凡主人之出皆然惟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故下申言之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卽賓位也凡弔皆升自西階東面主人西面拜士喪禮朝夕哭主人卽位於門外西面兄弟在其南賓繼之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

東面北上入門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鄭注似以朝夕哭門外之位當未小斂前以朝夕哭門內之位當小斂後似亦以意擬之士於大夫親弔與之哭不逆於門外亦據小斂後拜賓拜大夫爲言士喪禮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哭大夫於士弔及襚得入就室主人與之哭不逆亦不出也士喪禮旣小斂亦云朋友襚西階東北面哭弔東面所以爲主人襚北面所以爲尸注謂大夫特來則北面於義無取博考禮經之文而求其義當自得之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鄭注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㓗

纂案士喪禮衆婦人戸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謂大功以

下之服屬也經云夫人命婦出亦據未小斂言之士妻云不

當斂亦據小斂後言之周禮世婦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是

即夫人之命也故亦爲之出拜士喪禮婦人即位於堂婦人

之出及堂而止即位阼階上西面馮尸及棺則主人西面主

婦東面此在小斂前弔者自階升堂東面亦當西面拜寄公

夫人夫人之命皆尊者而使就外命婦堂上北面之位恐失

經旨小斂以後婦人阼階上西面賓至則拜之亦不得爲寄

公夫人夫人之命出也案下文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爲小斂後拜賓之文故不言出

主人祖說髦括髮以麻

鄭注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嵩燾案既夕記小斂既馮尸主人髻髮袒絞帶既殯主人說髦三日絞垂據內則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似髦加於笄縰之上冠又加於髦上始死雞斯去冠小斂髻髮並笄縰去之無因尙存拂額之髦以爲飾士喪禮小斂髻髮袒襲絰於序東散帶垂成服而後絞帶既夕記所謂三日絞垂是也而先敘絞帶於髻髮袒之下然則所謂絞帶說髦者錯舉爲文下云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以明說髦而加喪冠非謂既殯而始說髦也自當以此文爲正鄭以士既殯說髦遂據此爲諸侯禮恐未然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孔疏有喪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嵩燾案鄭意據既夕禮請葬期宵爲燎於門内之右厥明滅燎執燭爲言而既夕禮自撤遣奠言之經云代哭在小斂時雜記士喪與天子同者終夜燎而凡奠及遷柩於祖皆用燭用燭所以將事也與爲燎滅燎兩不相及士喪禮大斂燭俟於饌東卒塗乃奠燭反降朝夕奠燭先入豆籩俎醴既錯乃奠滅燭既夕禮請啟期二燭俟於殯門外燭入拂柩遷於祖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正柩兩楹閒置重奠設如初質明滅燭有司請葬期厥明滅燎執燭乃奠行器車從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燭在右讀書釋算滅燭讀遣滅燭出是凡將事皆用燭

而既夕記於遷柩於祖明其事云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士喪堂上一燭下一燭自小斂至將葬行柩皆然遣奠之云滅燎執燭紀其時也謂甫明而遣奠之祭行也鄭注據以爲例恐失之

賓出徹帷

鄭注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嵩燾案士喪禮始死帷堂君使人弔徹帷君使人襚徹帷卒斂徹帷奉尸侇於堂謂小斂也厥明帷堂卒斂徹帷奉尸斂於棺謂大斂也始死而浴而含而襲明日斂帷堂治襲斂之事又明日大斂帷堂治斂事君弔及襚徹帷弔與襚皆有事於堂施帷非宜也鄭注徹帷扆之事畢則下之大小斂之徹帷當竟徹之旣斂

無事於帷也喪禮賓皆與斂斂事畢乃拜賓云賓出者通解也卒斂徹帷而賓亦以時出也鄭據以爲君大夫之禮恐失之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鄭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孔疏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髺髮案奔喪禮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哭案升自西階殯在西也奔喪始見殯亦不敢違當阼也婦人奔喪亦殯東西面哭奔喪自外來無就西方之義疑由外來謂外姻之有服者若外孫及甥及壻得哭尸於堂上婦人爲之避位而立於尸北此儀禮之文所不具記禮者補明之注意恐未然

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

鄭注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孔疏爲後者不在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若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嵩燾案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大夫之有爵者不在無爵者卽不得爲攝主何待辭於賓經兩言人爲之拜人者通辭也非攝主其一有後而可以爲喪主矣而幼不能拜賓其一爲喪主者適不在殯葬之事猶可俟之不能俟則爲之殯葬從父兄弟以下權爲之主可也不遽攝其喪事也權爲之主則不敢受弔有爵者辭之尊也無爵者不足辭

也儐賓之事亦有待於賓焉從父兄弟以下皆可爲之拜也
故曰人爲之拜也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鄭注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卽寢門外位也孔疏大夫
與世子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儆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
在門外位是兩大夫相對同爲君杖不相降嫌案喪服傳杖
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喪
喪之杖盡於此三者大夫世婦以爵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
夫人世婦在次杖病也君命及卜及有事於尸去杖不敢言
病也惟爲喪主以杖卽位下文子皆杖不以卽位辟喪主也
大夫於君所輯杖不敢同於君也君所大夫所均謂喪次若

卽位則去杖寢門之外位亦不得爲君所大夫所也旣卽位
君大夫皆在杖乎絰杖乎恐亦兩無所施矣注意疑未安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
鄭注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
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嵩燾
案周禮冰人大喪共夷盤冰鄭注亦引漢禮器制度爲訓然
則夷盤卽大盤也鄭注亦云夷之言尸也尸之盤曰夷盤牀
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爲言凡陳冰以寒
尸者通謂之夷盤大夫士之盤若衾若牀嘗亦有異而制不
盡詳惟天子之盤加大耳注意疑未昭晰
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

孔疏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嵩燾案說文禮有柶柶
匕也從木據許意常用器曰匕禮器曰柶其以角爲之者曰
角柶士冠禮觶角柶是也柶底圓而旁流徑覸人口有柄可
持故用以楔齒角柶燕几皆常用之器含襲畢埋柶於坎必
非專制以柱尸齒者疏意恐未然

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

鄭注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
之天子沐黍與嵩燾案荀子禮論尚元尊而用酒醴先黍稷
而飯稻粱似黍稷爲尊而玉藻云沐稷而靧粱靧加於沐則
粱固加於稷說文禾嘉穀也粱禾米也說文自以米名粱與
稻粱之粱義別禾者稷之主名也哀十二年左傳粱則無矣

䊀則有之粢與䊀對文謂米之精者士以下稻粱惟所用兩粱字自別言之

甸人出重鬲

孔疏重鬲謂縣重之罌是瓦瓶受三升嵩燾案士喪禮爲垼於西牆下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於西階下祝淅米於堂管人受潘煮於垼用重鬲外御受沐入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重鬲者一用沐一用浴周禮甸人鬲實五觳以供沐浴之潘宜用鬲疑士喪禮之文爲得其實無用潘沐而用汲卽入浴之理士喪禮既襲置重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因煮潘之鬲而用之二鬲卽重鬲也方浴時尚未有重之名鄭注士喪禮重鬲鬲將縣於重者誤疏因鄭說又誤

鬲爲瓶士喪禮明皋盆槃瓶敦及重鬲爲言鬲用以煮潘瓶用以汲安得併而爲一於此殆又失之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

鄭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嵩案孔叢子雜訓兩手曰掬一手曰溢溢與搤通史記封禪書莫不搤捥裴松之注滿手曰搤是也說文溢器滿也器滿曰溢手滿亦曰溢王氏肅此注云滿手曰溢食之無算者朝夕哭無時力憊則歠之不以時食也朝莫者盡一日之詞也鄭注假溢爲鎰親死歠粥猶待稱量之以及二十兩之鎰何爲者乎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

飲士亦如之

鄭注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

搆齋案鄭注非也室老家宰衆士若周禮之家宗人家司馬

上士家士中士皆繫爵於王朝者所謂貴臣也士亦如之則

衆臣也喪服爲君斬衰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

曰君又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

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喪服傳之士卽此之衆士降

於室老一等而與衆臣之布帶繩屨者自別故析言之鄭謂

如其子食粥則文義不能明上文君之喪衆士食粥士疏食

水飲亦與此同衆士若宮正上士宮伯中士褻人下士掌次

掌舍下士大府上士內府外府中士司書職內職歲上士皆

左右近臣故其哀與大夫同士則庶司之爲士者同服斬衰
而親疏輕重異宜通觀禮經之文而求其義當自得之
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鄭注食肉飲酒亦謂既葬嵩𤺺案上文期之喪三月既葬食
肉飲酒鄭意以此重言食肉飲酒專繫之九月之喪故亦以
既葬爲言其實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文義已盡食肉
飲食不與人樂之二語總結言凡食肉飲酒自致口腹之養
而已與人爲樂而忘其喪不可也樂謂燕飲及射
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鄭注簟細葦席也孔疏士卑不嫌得與君同用簟士喪禮記
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禮云布席戸內下莞上簟嵩燾

案說文簟竹席也顧命謂之篾席其小者謂之筍席雜記有葦席既葬蒲席葦席自視蒲席爲疏鄭以簟當細葦席恐非釋名簟覃也布之覃覃然平正也方言宋魏之閒謂之笙自關而西謂之簟或謂之筕似席通名簟斯干詩箋竹葦曰簟士喪禮之下莞上簟葢通言之與此簟席葦席之分自各一義疏因鄭注謂士與君同席尤恐失之

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鄭注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强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襌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孔疏絞以一幅之布分爲三段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大斂之絞既小不

復擘裂其末嵩燾案士喪禮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鄭注引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而於此異訓恐非經義小斂之絞縮一橫三大斂之絞縮三橫五皆所以固斂衾者其廣終幅不能結故三析其末所以結者其末也辟猶玉藻終辟下辟之辟聯其幅而辟積之不辟則三幅五幅之絞自爲結與下棺蓋之三衽三束二衽二束同義猶所云三而五而也小斂有衾無紟大斂兼有紟士喪禮緇衾赬裏無紞此云紟五幅無紞紞義正相備杜註左傳紞冠之垂者韋昭注國語紞所以懸瑱當耳蓋衾兩旁當耳處織組以約之亦名紞小斂承以衾而外加絞先縮而後橫自肩以上內削爲橫者一繫紞則或與絞相戾大斂承以紟亦不施紞案褺用冒有綴旁以約之小斂之衾大斂

之紟獨無紞者爲外施絞衾紟但斂合之而已鄭以生時用紞死去之爲褻於禮衾被之屬似亦竝無用紞之文也此經所記正以發明士喪禮之義也衾紟皆所以承斂衣而收合之絞三幅五幅不辟紟五幅辟合士喪禮之文觀之而經旨自明注意恐未然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鄭注褶袷也君衣尙多去其著也嵩燾案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鄭注著充之以絮也似謂爲袷衣無絮據下文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士喪禮明衣不在算紟不在算竝以禪衣禪被不成稱是凡斂衣衾必袷而衣與裳通爲一稱禪袷皆用之士喪禮襚者以褶則必有裳鄭

注複與褌同有裳乃成稱說文複重衣也褶襲通玉篇褺衣也複與褶衣均爲重衣而褶自爲袷複衣則表裏上下相重者均謂之複陳氏集說沿鄭注謂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緜纊者恐未然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鄭注胥樂官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嵩燾案士喪禮小斂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大斂商祝布絞紟衾衣似士斂商祝掌之士舉遷尸而已周禮小宗伯王崩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大

祝大喪贊斂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是周禮
祝洎斂而小宗伯又有洎大斂小斂之文自諸侯以下喪事
又掌之職喪經云大胥衆胥似不專言大祝喪祝之屬吳氏
澄云周官大祝以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
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鄭注周禮胥徒
民給徭役者君大夫斂事不宜一任之胥胥謂在官之主喪
事者如職喪喪祝之屬是也職喪喪祝皆上士其屬有中士
四人下士八人故謂之衆胥下文君大斂商祝鋪絞紟衾衣
士舉遷尸於斂上商祝即喪祝也士喪之有商祝蓋習斂事
者假爲之名不必喪祝之爲上士者胥所以待事也正蕪蔣
易字爲祝

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

鄭注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孔疏士與其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助斂生經有恩死又爲之斂爲之廢壹食篇纂案孔疏沿注意謂士喪禮士舉遷尸爲士之朋友來助斂考之禮經而知其不然也士喪禮所記執事者曰甸人曰管人曰祝曰外御曰商祝曰宰曰夏祝曰筮者曰卦者曰卜人曰史各有專執之事其執事而兼主名曰復者曰徹衣者曰擯者曰錯者曰徹者曰朼者曰執豆者曰命筮者曰有司獨於大小斂曰士盥曰士舉[illegible]而亦謂之舉者其後亦曰士盥舉鼎曰士受馬以出鄭注此士謂胥徒之長同爲士安在一爲朋友一爲胥徒之長乎說文士

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盡乎事之終始謂之士則士者外御有司之屬君之佐斂者小宗伯所帥之異族卽宮伯所掌士庶子之在版者也安得所其執事之朋友爲之舉尸佐斂案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舉尸斂與遷尸似屬兩事亦不得以士舉遷尸爲治斂事通言士凡在喪與執事皆可爲之斂釋文與音預叚是王氏經義述聞以爲讀如字者誤也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孔疏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則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一衾

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總入大斂衣內並斂之譍覈案士喪禮
幠用斂衾鄭注大斂所並用之衾益以斂衾無文大斂衾二
亦無文而小斂云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若獨別異之者
因以斂衾屬之大斂據此經之文證以士喪禮而知其不然
也喪禮小斂承以衾恐十九稱之衣收合之用衾一大斂承
以紟又恐三十稱之衣收合之而於其中用衾二一覆一薦
大斂之紟五幅小斂之衾亦必五幅而夷衾惟取覆尸故惟
小斂之衾得專斂之名士喪禮始死幠用斂衾既襲設冒櫜
之幠用衾仍前斂衾也小斂設夷衾商祝布絞衾乃取斂衾
承尸卒斂僕於堂幠用夷衾及大斂商祝布絞紟衾二則所
用以覆尸者必夷衾也經云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足與士喪

禮相發明士喪冒緇質赬殺鄭注上元下纁象天地也而此云夷衾質殺猶冒也則覆尸之夷衾亦上緇下赬以此推之士喪緇衾赬裏之必爲斂衾無疑矣斂衾以斂夷衾以覆尸故特表而出之自鄭注失其義相沿至今無有能辨知之者無怪孔疏惝怳猜測竟不知夷衾之所以何用也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

鄭注馮之類必當心孔疏君尊於臣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尊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案尸心妻於夫拘之徵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

執心上衣也嵩燾案士喪禮君坐撫當心以手撫之宜當戸心尊臨卑之義也奉者從旁承其袂執則探其手執之拘又加以力持馮者以身倚尸而哭撫之奉之執之拘之馮之以爲輕重之節鄭以馮之類必當心當心者不及心以下而奉之執之拘之以相持爲義益即移袪執手之意馮則傾身以馮之疏竝以心上衣爲說然則五者之事一而已於文亦爲不類也

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鄭注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嵩燾案喪服傳居倚廬既虞翦屛柱楣爾雅楣謂之梁書高宗諒陰古作梁闇謂以一梁倚

寢門外壁支之無楣柱故亦曰倚廬既虞加柱承檐曰柱楣案鄭注喪服傳柱楣所謂誅剪恐未盡云剪屏者蔽草爲屏至是剪而塗之是士喪倚廬有屏不宜大夫袒露周禮小胥王宮縣鄭注宮縣四面縣倚廬惟君四面皆障大夫士倚牆者不障禮者內禮也案周禮稻人喪紀共其葦事澤虞喪紀共其蒲葦之事而掌舍幕人掌次無共喪紀之文倚廬之障蓋亦蒲葦之屬疏云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墻亦恐未然下云君大夫皆宮之柱楣支楣四面學士爲墻不復禮後矣兩云宮之義自明顯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鄭注從御御婦人也樹藩案疏引杜預以爲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意以練而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故此不當以政事言之禫而從御公私行役一復其常也蔡邕獨斷云凡衣

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從御者盡乎事

役之辭也復寢而後居處恐復其常未及吉祭居處猶不敢

復常也而凡人事無不可服从矣未復寢則猶在堊室中而

云御婦非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鄭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

食都邑之臣嵩燾案經言大夫士皆渾言之有貴戚之大夫

有衆大夫有左右近習之士有庶士左右近習之士其禮視

大夫上文大夫衆士食粥士疏食水飲是也周禮宮正大喪

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親疏貴賤等差各別疑此與雜

記各據一端言之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

鄭注歸謂歸其宮也孔疏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適子則終喪在殯宮爲廬案此爲兄弟異居者言之上文凡非適子未葬於隱皆爲廬是既葬當各就其家爲廬不於適子之室終喪此云大夫士則庶子中之貴者又異於衆庶子必及練而後歸就其家爲堊室鄭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同居而異宮者疏故謂適子終喪在殯宮檄然必爲適子而後有三年之喪庶子既練而復寢禮意恐必不然

君迎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鄭注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答巳嵩燾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是弔喪無答拜之禮士喪禮大

夫士弔者皆不迎惟君命出迎不拜蓋凡拜迎者賓主人之禮也喪事不敢以禮接人賓未致辭則亦不知其爲弔否也旣成禮而出固已受其弔矣其拜送也猶行賓主之禮也雖其於君也亦然故不拜迎而拜送注意恐失之

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注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嵩燾案曲禮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大夫之臣視大夫猶君也而大夫不敢以君禮自處是以君弔卽位阼階大夫卽位堂下當阼階而立而不敢升階辟國君也君爲大夫拜賓大夫亦爲其臣拜賓爲之主而猶使主人拜亦以辟國君也拜賓者主人也大夫不敢專主也而猶爲之拜於其臣

則君適也有受弔之義爲案禮凡受弔必拜賓雜記大夫弔雖繐必稱纓是也此大

夫君之殯禮可以義起者也注意似於文未順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

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鄭注天子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

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

置棺西牆下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

爲菆菜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

屋與此飾文義正相承注意分析甚明而情事有未盡合者

說文欑積竹杖一曰叢木與菆塗同義葢取以護棺而加塗

其上欑至於上謂四面環而向上欑至於西序謂缺其西一

面負序三面周而訖於序四面象棺收合其上則四阿垂而象屋三面不能爲榑而橫徑西序必平其上亦不能爲屋塗不蟹於棺謂其西負序不塗所塗者不周棺也士喪禮掘肂見衽士蓋下棺於地塗及棺蓋而止此以繁簡高下之差明殯襯塗之等鄭謂諸侯不象榑大夫欑狹小裁取容棺皆非經旨

又案士喪禮掘肂棺入升棺用軸遷於祖用軸兩言用軸一在始升棺時一在將葬遷祖廟時文義正相承其後柩行惟言祖還車還車者卽還朝祖之車以嚮外也是以商祝飾柩設披直云飾柩而已更不言及柩車蓋古者天子棺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其質重尸入而使卽安不宜數震

動之故自未斂時升棺用軸以達於葬用軸者殯車也加飾焉曰葬車自君大夫士皆然詩毛傳龍盾之合云畫龍其盾合而載之盾者車蔽鄭注儀禮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卽車欄楯也檀弓天子龍輴椁幬諸侯輴而設幬椁幬者四周如椁冒輴上諸侯覆輴而不周大夫廢輴惟設幬幬者所以禦塗而此云大夫殯用幬明無車輴之覆其旁惟恃幬爲蔽而已殯用幬葬用素錦褚其義一也下文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士葬用國車鄭注大夫廢輴此言輴當爲輇聲之誤輇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然則士之用輇卽軹輴也殯車葬車但加飾不易車禮經之文甚明注謂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竟似大夫無殯車者非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注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嵩燾案檀弓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士喪禮飾柩陳明器苞二筲三甕三甒二所謂人器也鬼器以寓思親之意故凡用器皆虛設之人器以達其哀親之情故凡食器皆實陳之爲不忍死者之不食而爲之備物以奉之所以爲孝子無已之情也其葬而加隆者殯在堂猶有朝夕之奠存焉至葬而遂已也鄭注儀禮亦云熬所以惑蚍蜉誠然而置熬柩旁適足以引蚍蜉而已古今事異要可以情勢揣測之注意恐未然

齊五采五貝

鄭注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

及旁孔疏齊五采五貝者龍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縫合五采繒行列相次如瓜內之子以穰爲分限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嵩燾案注以齊爲車蓋槷綴貝絡其上是謂五采五貝專飾荒也孔注論語攝齊云衣下曰齊鄭注曲禮去齊尺云裳下緝也似凡下緝曰齊帷荒相連又有紐結之不得云齊經云素錦褚加帷荒齊五采五貝蓋謂帷荒之下竝以五采絲貫五貝垂下爲飾周禮弁師五采玉十有二璂玉三采文義竝與此同其以貝不以玉者喪禮惟含用玉飾器不以玉也帷荒皆布繫貝以垂於四旁之下亦所以重之使不輕颺耳

上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孔疏䡊嘗棺束通兩邊爲四戴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嵩燾案大夫士喪制有等而棺皆二衽二束束左右有戴以繫結於車故同爲四戴而稍屈其披以明等差披所以引棺大夫之棺再重士棺一重輕重原自不同君大夫士戴披同色士戴前纁後緇而二披用緇則如前有披而後無披也戴以維棺披以引棺二者異用不必適均疏意似屬添設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

鄭注凡柩車及壙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挽棺而下衡平也君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嵩燾案鄭注檀弓豐碑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繞紼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

盧諸侯下於天子斲之形如大楹四植謂之桓據說文桓亭
郵表也徐氏繫傳表雙立爲桓鄭云四植徐云雙立立植義
同桓楹象楹則二植也貫木其上用綍轉鹿盧以引棺持引
面向外力注於引謂之負引去碑者遠碑以辨急舒之節也
釋名棺束曰緘棺束上施緘耳在車以繫戴下棺以貫綍君
則別以組貫之左右束而上繫木横於棺上曰以衡者拘之
使平也君四綍則前後二衡大夫士二綍通上下二束而連
貫之故曰以緘束紐在棺旁則綍之結於束者亦當在棺旁
四碑二碑皆左右對立凡窆必由壙道引棺懸而下天子闕
地通路曰隧其不能樹碑壙之前後明矣又云君封以木横
貫緘耳居旁持平誠然則直貫之而已亦不得云衡也

君褁椁虞筐大夫不褁椁士不虞筐

鄭注褁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嵩燾案上文君褁棺用朱綠大夫褁棺用元綠此褁椁當與褁棺同義謂椁內之飾筐與匡同檀弓簋則績而匴有匡匴之外甲曰匡竹筐之盛物者亦取匡爲義詩毛傳方曰筐員曰筥故於椁方以筐言之虞筐謂椁外之飾也虞者營治之言惟君之椁內外皆治檀弓柏椁以端卽虞筐之意

禮記質疑卷二十二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三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嵩燾案漢書韋元成傳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

配史記封禪書論郊祀亦引論語或問禘之說是西漢諸儒以禘合郊爲祀天虞書受終於文祖馬融注文祖天也鄭注文祖謂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故於此竝禘郊祖宗四者皆統於祭天蓋三代王者嚴事天而禮之續自東周始史記稱周東徙雒秦襄公列爲諸侯作西畤祀白帝其後文公作鄜畤郊祭白帝焉至宣公作密畤渭南祭青帝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獻公又作畦畤櫟陽祀白帝而雍四畤上帝爲尊（案四畤謂鄜畤密畤上畤下畤蓋即五帝之遺而秦制三年一郊常以十月郊見通權火合祀之）漢三年高祖立北畤祀黑帝爲雍五畤其後武帝立泰一祠壇親郊曰泰畤而五帝爲佐令奉高作明堂汶上祠泰一五帝於明堂如郊禮而史言其宏以方事周靈王明鬼

神事周人言方怪者自萇宏秦時雍旁有美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或言黃帝時常用事是東周以來郊無常祀由萇宏以方怪亂之而秦之祀天爲尤黷矣漢書稱武帝元鼎五年冬至立泰時甘泉親郊見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祀上帝於明堂而自元封五年太初四年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更祀孝景皇帝於明堂至成帝建始二年始用匡衡議郊祀長安南郊罷雍五時案漢書郊祀志祠太一五帝於明堂合高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帝配天故言對其後元始三年王莽奏言文帝起渭陽五帝廟祭太一以太祖高皇帝配武帝立太一祠甘泉亦以高祖配似當時竝無配祀之文至王莽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祖配武帝時獨有明堂配帝之祀王莽之言太一者卽明堂也太一祠始於武帝據此文帝時已開其端後漢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采元始中郊祭故事以高祖配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

於明堂光武帝配章帝元和二年東巡至泰山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又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歷數百年而後祀天及上帝之禮始稍準古定制而亦時有出入焉鄭氏注禮多依東漢制度以求上合古義光武喜讖緯之學一依緯書命祀於是有五帝之名靑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鄭注周禮屢引之亦漢制然也其注大司樂天神地示人鬼三者皆祫大祭鄭志答趙商亦言禘者祭名天人共云葢自周秦以來祭天典禮領於祠官者紛紜繁變而未有定國語多遞禘郊爲文亦云禘郊不過繭栗王制固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鄭氏以禘爲祭天之名固亦有本案經傳言郊多舉配

祀言之倒書大傳舜入唐郊丹朱爲尸郊者嚳也左傳晉祀夏郊董伯爲尸郊者鯀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祭天燔燎而已升俎者稷牲也國語連禘郊爲言正謂帝嚳及稷追崇之禮未宜據國語之文遂併禘郊爲祀天也而以圜邱之祀屬之禘謂主北斗別爲南郊祭感生帝之說證之禮經實無其文蓋沿周秦祀天之黷禮而失之者也

又案喪服小記大傳兩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竝述宗廟之制史記紀五帝世系一依大戴記帝繫之文其流傳甚遠此經言禘法與帝繫之文正合即諸經之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亦足互相證明堯與舜同祖黃帝而堯之先元囂降居江水舜之先昌意降居若水推原所出而禘黃帝不得稱祖而祖嚳以爲有天下之始史記舜受終於文祖固

曰文祖者堯太祖也案馬鄭以文祖爲天其原亦出周秦諸儒史公於此辨明之所見自出漢世諸儒之上舜承堯有天下不能遂廢堯祀於是推舊以配天而自以世繫祖顓頊而奉堯爲宗明天下之統之有由受也尚書又曰受命于神宗神宗者堯也禹有天下而宗舜猶舜之宗堯也啓以後之宗禹則三代家天下者之法也其稱祖則必先祖之始受命者穀梁傳曰始封必爲祖舜禹之祖顓頊殷祖契周祖稷其義一也而后稷以始祖配郊周人於此制義尤精自夏殷襲虞制郊其所親非推本所出以配天之義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本所自出以祖配天未宜援親與功以示尊也文武二世室之祖宗與太祖同不祧又與夏殷之稱祖義別傳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案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而掌次云大旅上帝朝月祀五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上帝與五帝別典瑞以祀天旅上帝是天與上帝別大司樂冬至圜邱降天神天也月令季秋饗帝上帝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則五帝之祀也鄭注典瑞上帝五帝所郊注大宗伯引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並天與上帝五帝爲一恐誤宗祀文王爲周公言也周之攝制也東周以後因東都明堂之舊並祀文武左傳所謂天子有事於文武是也記禮者雜次以爲之說四者之祭歷代各有取義不必強而同之鄭注喪服小記始祖感天神靈而生注大傳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遂以郊祀之天爲感生帝生民之詩曰履帝武敏因是有姜嫄履拇之說商頌曰天命元鳥因是有簡狄吞卵之說詩人之言明天命之有自來也殷周之祖之所自出嚳也豈曰感生自天哉自甚宏明

鬼神以誘惑末世之人心流傳誣謬遂至於此漢儒傳經者樂據之以爲說而感生帝之名以立王肅辨之允矣今但據經以明其義於諸儒聚訟之言略而不論顯天誣經實周秦間儒者爲之也

又案覲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加方明於其上天子拜日東門外反祀方明禮日南門外禮月與四瀆北門外禮山川邱陵西門外祭天燔柴蓋古巡狩朝覲諸侯祭天而及四方虞書所謂柴望秩於山川是也周禮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是凡朝覲臨事爲宮司儀掌之周公營東都建明堂爲朝會諸侯之常所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即虞書巡狩柴望之禮而配以文王以明周有天下之

始傳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武王有天下推原所自出而尊稷以配天而文王無配天之祀周公建明堂而奉之以配上帝此周公之刱制也（詳見明堂位）方明以統四方方各以其色四方之諸侯各就其方之旂以立設以禮經之文竝無明堂祀五帝之說秦漢之世五帝各為時武帝始立泰時祠泰一而以五帝為佐其後立明堂汶上以高祖配蓋其時雍五時卽郊祀高祖惟配明堂不配郊亦因郊祀五帝各為時而通祀之配位無所施也武帝立泰時而雍五時竝存乃因泰時之制以立明堂去古旣遠展轉以求合於禮亦變而必通之勢也東漢始以高祖配郊以光武配明堂其制為稍近古而明堂合祀五帝則亦漢制然耳注言小德配寡大德配眾蓋謂周

人以稷配郊稷始封周謂之小德以文王配明堂文王始有
天下因謂之大德援漢制以定明堂之合祀五帝而以文王
之祀明堂爲大德配衆反謂稷之配郊爲小德於禮亦爲悖
矣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鄭注壇之言坦也坦明貌折照晳也必爲照明之名尊神也

孔疏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
饌在地爲蕭案注意通折爲晳據玉藻折旋中矩方曰矩折
者四折而方也正與大司樂圜邱方邱之義合禮器因天事
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吉土者
地自然生爾雅所謂非人爲之邱是也其云至敬不壇埽地

而祭不壇謂因邱爲之異於諸祠之壇場也六變之樂雲門之舞奏之圜邱八變之樂咸池之舞奏之方邱其地廣大可知鄭謂封土爲祭處封猶周禮之封域制其四疆而圍方之史記封禪書爲五時時加一牛以燎祠后土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其桼一祠壇殺一貍牛已祠皆燎之西漢去古未遠燔瘞二者之禮當有所本燔柴即所以祭天瘞埋即所以祭地禮器疏云燔柴壇上燔柴訖埽地壇下而設正祭即此之云設饌在地也是則燔柴瘞埋之外別有祭泰壇泰折之外別有祭之地也經意恐未然詳見禮器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鄭注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宗皆爲禜字之誤也孔疏周禮大宗伯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祈禱之禮也塙案王肅尙書注引此以釋六宗於義爲近然六宗唐虞之制戴記所述周制也亦頗雜以秦制六宗自爲日月星辰而以鳥火虛昴四中星分主四時唐虞治歷命曰六宗歷三代而日星行度復有推移遂廢中星之祭此不得爲六宗明矣周禮四時有迎氣之祭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是也無瘞埋之禮史記封禪書雍四時四仲之月祠黃犢羔各四皆生瘞埋無俎豆意或秦制如此相近於

坎壇孔叢子作祖迎於坎壇案此王肅所本臧氏琳云孔安國書傳孔子家語孔叢子三書竝出肅手據周禮籥章中春晝逆暑中秋夜迎寒逆暑當送寒迎寒當送暑寒暑有迎送無禳祈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大戴記春朝朝日秋暮夕月韋昭注國語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鄭注玉藻亦云朝日春分之時似逆暑於朝日爲近迎寒於夕月爲近祭義亦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中春逆暑亦當在東中秋迎寒亦當在西故曰相近於坎壇坎壇者日月之兆也逆暑迎寒擊土鼓吹豳樂通民俗爲之不別爲壇舉坎壇以見逆暑迎寒東西之分也月令仲春大雩帝鄭注吁嗟求雨之祭也桓五年左傳龍見而雩說文故以爲夏祭樂於赤帝與太祝六祈之因事設者自別疏意專主祈禱之禮非也

說文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雩禜同爲水旱之祭而雩者常祭禜者祈禳之祭鄭讀宗爲禜是雩禜相重爲文而如左傳所云水旱厲疫禜祭山川雪霜風雨之不時禜祭日月星辰則是四者皆爲禜祭經義恐不然也

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鄭注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孔疏黃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禘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㝛嘉案聖人言禮尊及三代爲近

而可微也明堂位凡四代之服器官兼有虞氏言之唐虞道一也故唐虞可合四代爲三黃帝堯舜不能舍周而合二代爲五疏於此與注亦有異同而鄭於七代兼數顓頊及嚳而云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則顓頊亦修黃帝之法者何以竝及之自帝嚳以前典章制度皆無可徵此云五代七代必非通言黃帝顓頊帝嚳歷代之制明矣人死曰鬼不能等諸萬物之自化因而有五代之祭案人死曰鬼下即接云五代之所不變此意當微會王者立七廟而禘郊祖宗之禮行焉虞夏殷周各有取義不能無所變更故曰更立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四廟者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合之祖考廟則五代也鬼有所歸是以體魄亡而精氣自還之天地孝

子悲孫用其悽愴怵惕之情合漠以通之反本復始而祭以行本其所親而有昭穆之序推原其所自始而有祖此五代之廟制皇古以來沿而不變者也王者又通其變而立二祧於是有七廟之制虞夏之禘黃帝殷周之禘嚳本其祖之自出不以時代論也虞之郊嚳於堯爲禰夏之郊鯀於禹爲禰殷之郊冥於湯九世周郊稷於武王十五世周之太祖也虞夏祖顓頊於舜七世於禹三世殷祖契於湯十四世殷之太祖也而始受命有天下皆稱宗夏之傳十七殷之傳三十周之傳三十有七四者之祭既立遂成爲一代之制曰更立者始立七廟從而爲之制而禘郊祖宗有在七廟之中者有在七廟之外者其四世昭穆之序與所推原以爲太祖者則亦

無能有所變也其餘云者卽上五代之所不變也疏云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則下明言厲山氏之子曰農夏之衰而周棄繼之是社稷之祀有改變矣山川之祀尤各不同此節文義用以引起下文合下節讀之其義自顯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鄭注祖始也孔疏祖考廟者祖始也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例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嵩燾案王氏經義述聞祭法之祖考廟與王制大祖之廟不同王制太祖之廟謂始祖廟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廟謂顯考之父之廟親盡則祧者也其曰遠廟爲祧則祖考廟乃廟之不遷者其爲[illegible]

考之父之廟無疑二祧者一爲祖考之考一爲祖考之王考鄭注以祖考爲始祖孔疏以二祧爲文武之廟去祧爲壇爲高祖之父去壇爲墠爲高祖之祖皆與記文次序不合議禮之家各記所聞故祭法與王制不同王氏之說是也然七廟之中無太祖廟周制不應爾據經文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爲始爲天子諸侯大夫者言也王制所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與祀之常也此經所言建置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廟之內不得爲祧而已立其廟至後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足與此經相發明經意通論廟制固不爲周言之而賈氏徑以文武世室當二祧於古七廟之制尤有不能合者王者功

德爲盛高祖親盡不敢遽廢其祭也別爲祧廟以處之而昭穆二祧各以新入者主其祭而以次納主於寢故通四親廟爲三昭三穆文武之爲世室百世不祧者也安得反以祧名哉始立七廟之二祧因遠於祖而自考以上皆非有功德受命爲天子諸侯者其終也由祧而爲壇爲墠則皆廢其祭焉而奉始有天下者爲太祖而後二祧之主之藏於寢者乃得合食於太祖而不復遠之爲鬼案始立二祧在祖廟之前祖廟親而祧廟遠故一祧而止而以次遷之壇墠既正太祖之名則二祧降而從三昭三穆之列而凡太祖以下之子孫皆祧祖廟尊而二祧之主可以從祖合食故凡祧主皆藏於寢而以新入者從昭穆之班以主二祧之祭此七廟之制之確不可易者也經云去祧爲壇蓋去祧而奉其主於壇再傳而除壇爲墠則並主瘞之非如周世先王先公傳國久遠因而有祫禘之禮自不宜

以下之祭皆得合食太祖而不能廟也鄭注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爾信爾則周歲有事焉何得云有禱而後祭之且如成康在西周之世已淪爲鬼矣王者崇德報功以事其先亦豈若是之簡哉王制祭法之文實互相備注家自不達其義耳案禮無月祭之文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嘗麥仲夏嘗黍羞含桃孟秋嘗穀仲秋嘗麻季秋嘗稻季冬嘗魚士喪禮所謂薦新也月皆有事焉而不及遠廟知薦新之祭之即爲月祭也

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

鄭注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主在祧明矣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耳嵩燾案周禮大宗伯禴

祠肆儀為位凡天地之大烖類宗廟社稷爲位而都宗人掌
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故皆令禱祠是
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宗廟皆有禱祠而可以上及其遠祖說
文壇祭壇場也墠野土也鄭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壇場於
郊墠於野遠祖之禱祀以次及於野外鬼所依也遠之為鬼
則精氣不足以相接並禱祀不及之矣此禱祭與周禮宗廟
之禱祀事同而義各別以此之為壇墠者其主已不在廟也
鄭云鬼主在祧甚誤又因大夫顯考祖考並為壇遂謂之無
主蓋用馬融說特牲饋食禮注祝在左當為主人釋辭於主
也其注士虞禮云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是大夫以
下無主之說鄭意亦不謂然徒以大夫顯考皆無廟又不得

有祧意其無主耳疏云鬼者禱祠亦不得及惟禘祫乃出未達經義而以意擬合之其倘倪宜矣祭法通言其義注家一沿周制爲說自生轇轕

諸侯立五廟

鄭注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嵩燾案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如伯禽封魯不能上祖文王惟奉周公爲考廟至五世厲公而後周公爲太祖至六世獻公伯禽以始君魯不能祧乃立爲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自考公以下祧主皆藏魯公廟康叔封衛不能上祖文王奉康叔爲考廟至五世靖伯而後康叔爲太祖考伯以下祧主皆藏康叔廟此其例也祭法諸侯立五廟如太公封齊得立五廟親盡則

祧而祧主無祖廟可入則遷之壇至五世衰公而後太公爲

太祖丁公以下祧主皆藏太公廟此其例也案廟制歷三代而始詳太公封齊未必遽有四代之祭記禮者推原三代禮制爲後世示之程其意固是如此亦不必强三代之制以求合也凡廟

四而已而天子立七廟由四親廟上逮祖考廟及二祧諸侯

亦立祖考廟蓋先爲之制而後始受命者得以正其名天子

二祧其始五世親盡則祧而猶尊爲之廟不敢遽廢四廟以

上之祭以明功德之盛也故祧遠於祖既正太祖之名則二

祧亦備三昭三穆之數而凡入祧之主皆得有祭焉故祧統

於祖諸侯不立祧始自祖考以上無祧而徑爲壇天子立二

祧始自祖考以上由祧而之壇祖考以下乃各從其昭穆之

祧以待合食於祖廟周禮掌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五廟

二祧爲天子七廟之常制其必別爲一廟而非文武之世室明矣鄭注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葢從其後言之非諸侯始立五廟之義也案五廟二祧說本韋元成劉歆謂天子本七廟加二祧爲九廟竝以二祧當文武二世室鄭注周禮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文武世室百世不祧反因遷主所藏而謂之祧非所以爲名矣文武之祭上同太祖親盡三宗且有辨不當在七廟常制之列知文武世室之不得爲祧而後二祧之義乃可得而詳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孔疏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耤田故詩頌云春耤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耤田嵩燾案周禮大司馬以蒐田獻禽祭社鄭注祭

社者土方施生也封人掌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肆師凡

師甸用牲於社大祝大師宜於社及軍歸獻於社大會同宜

於社大師有寇戎之事保郊祀於社大司馬亦云若師有功

獻於社郊特牲社者所以神地之道也大宗伯以黃琮禮地

大司樂方丘出地示卽此社而已大宗伯王大封先告后土

肆師建邦國告后土亦此社而已夏書弗用命戮于社召誥

乃社於新邑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諸侯將出宜

乎社禮運祭天於郊祀社於國左傳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

鼓用牲於社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昭十八年鄭爲火故大

爲社定四年君以軍行祓社釁鼓詩小雅以社以方毛傳社

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大雅乃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

也是凡建國必立之社自三代皆然史記稱禹興而修社祀湯伐桀遷夏社不可社一而已禹曰夏社商曰亳社周公營洛曰洛社先代之社則屋之郊特牲所謂喪國之社屋之是也義疏社有與郊對舉者禋祀之禮也有與稷並稱者血祭之禮也天神之祀有配故稷配郊地示之祀無配故別立之社稷而祭以人鬼案句龍主社后稷主稷自三代皆然孔疏農及棄以配稷神共工氏之子孫爲后土之官祀之以配社神似謂社稷之祭亦有配證之禮經殆不然也社稷之祀與地示之主社者固兩不相蒙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蓋地主養下至士庶人皆得祭之自周初聽民立社而爲之名郊特牲所謂敎民美報是也天子諸侯自立社疑出周秦之季廣立社主之名遂

有此制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祠於公社云公社者正

此所謂羣姓之社也杜氏預云在野爲社太社卽上文之泰

折大司樂澤中之方邱當卽所立泰折處天子諸侯自立社

與大夫以下之成羣立社則或在國中或於他所如史記封

禪書立后土祠汾陰天子親禱祠蓋猶秦制也天子諸侯旣

自立社於是以太社爲公社矣疏以社稷當公社而云王社

侯社在耤田耤田以供天地宗廟之祭不得爲自立社載芟

詩序春耕耤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稷也兼社稷言之又不

止立社而已證之禮經無一合者殆不可爲訓也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

曰竈王自爲立七祀

鄭注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嵩燾案七祀之制他經傳無之而中霤門行戶竈之爲五祀詳見月令周禮大宗伯儀禮士喪禮皆備其文王制大夫祭五祀正以五者日用出入之常大夫士皆得祀之陳氏禮書言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用左傳家語以爲五官之神釋王制則用祭法據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是五祀之祭在喪不廢禮運五祀所以本事也日用出入之所有事報之必勤也此於五祀加司命及厲爲七祀鄭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引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

有遺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春秋元命苞云司命主災咎與大宗伯司命之爲槱祀者自別司命與厲關係民生禍福而司命主生厲主死故與五祀之切近日用並爲一類亦由周棻之季喜禱祀祈禳以有此制周禮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鄭注珥讀爲衈祈讀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謂始成其宮兆時也五祀別有官兆而宮中亦自有四時之祀曾子問言五祀之祭不行則宮中之祭也繼云王自爲七祀諸侯自爲五祀主宮中之祭言之大夫適士使聘行役宜在外故祀門祀行庶士庶人不出門祀戶祀竈而已舊注皆未分明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鄭注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嵩燾案鄭此注非經義經言適子適孫下及適來孫所以明天子諸侯之統傳重有遠近故祭有隆殺正其爲適而使從祖祔食明庶子之不得干也如禰爲昭適子死可以祔諸禰廟適孫死不能上祔諸祖廟之穆則適子藏其主以待祔推而至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皆然凡爲適者統之所繫也天子之德爲能及遠故下及五世庶子庶孫之殤不得入廟天子諸侯絕宗不入廟則亦不祭也大夫不絕宗則固可以祔其庶子鄭謂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不知所謂黨者何屬所

謂宗子又何屬也適子者庶子所宗故謂之宗子庶子之宗子即適子也而爲大夫之庶子則三廟之祭統於大夫安所得宗子之家而祭之大夫庶子之適殤亦當在大夫下祭二之列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爲大夫以下言之也天子諸侯之庶子則雖其適殤不得祔廟亦當從適士庶子之列而自祔於所立之廟更無黨之可祔而爲大夫者得自立廟又更無宗子之家之可祭也如庶子爲大夫得自立廟而適子爲庶人則固不能以庶人主大夫宗子之祭注意似屬旁及於經旨無涉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

鄭注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孔疏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謂山澤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按蔡案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梁岐衡漳之屬皆禹爲之

名正名百物上自日月星辰下至蟲鳥草木皆命之以名使人知牛之可服馬之可乘草木蟲鳥之可以紀候乃能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故曰明民共財其制衣裳以辨貴賤之等生子而賜之姓以知族姓之别皆所謂正名百物也注以明民專繫之衣服有章則上下二句文義各不相屬

禮記質疑卷二十三終